



赵明

# 寂静的山林

寂 静 的 山 林

赵 明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625印张 393千字 插页2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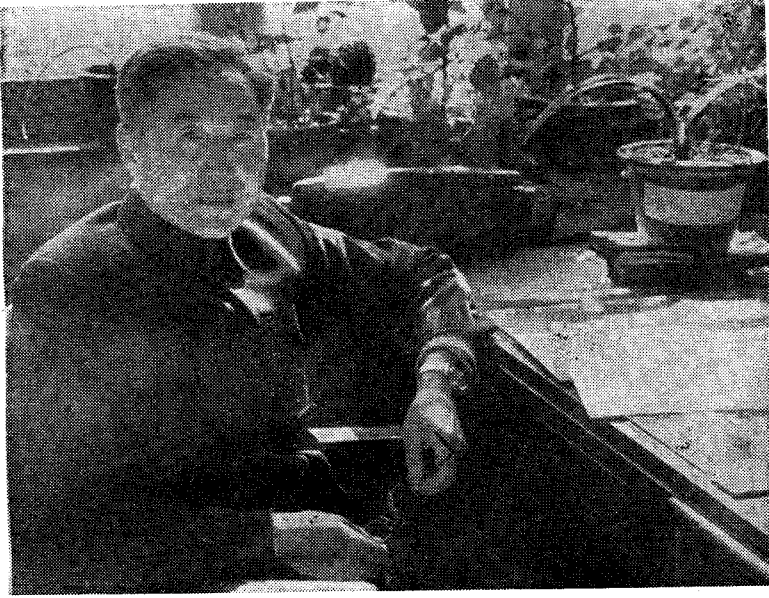
---

统一书号：10067·297 定价：2.00元

印数：00001—14800册

---

BJ15108



作者像

## 试论改善以社会治安 为题材的电影文学途径

——序赵明电影剧本集《寂静的山林》

钟惦棐

本书作者赵明同志在写第一个电影剧本《斩断魔爪》之前，一定还写过别的戏。但是最令我震动的还是作者自己的戏。一个从开国之初就写社会治安题材的人，写来写去，却把自己写进了监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在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个被逮捕入狱的，就是赵明。十年“文化大革命”，他蹲了六年监狱！

我不知道赵明同志是否在考虑把这写成电影剧本？如果没有，那是很可惜的；如果有，自然也有“有”的困难。首先演员表就不好排列。一个习惯于划分阵线，观点鲜明的人，或者说，从“桃花红、李花白、杏花黄”开其端的电影文学家，一旦该红的白了，该白的黄了，而该黄的又绿了，眼迷五色，却不能简单地用“伪装”这样的词儿去解释。“复杂”不能尽其妙，“错误”不足观其窍！但它却是作者千真万确地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一九六六年不是个孤立的年代。何以全党全民猝不及防？能够设想戏剧进入高潮却没有序幕，没有铺垫，也没有

暗示么？我作为影评人，习惯于从电影的角度看问题，遂以为电影把我们的视线引入个别事件、个别案情、甚至某种生产指数而游离于社会整体，不能说没有关系。说我们今天的电影往往落后于一般观众的思想认识水平，首先在于电影文学所提供的模式或蓝图中，所描画的社会面和人物性格往往是单一的而不是多样的，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是教育的而不是启发的。严格说来，按图索骥和每战必胜，不足导人于聪慧。一个只能从正面看事物，认识事物，而不能从反面，侧面看事物，认识事物的民族不是智力发达的民族。以中庸甚至逆来顺受为“修养”者，必有不祥。夺权始于“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夺权了，有多少灵感，便有多少罪名。一旦在天安门的红墙上贴出比斗还大的标语：“砸烂公检法！”革命的公检法，一夜之间，便成为“反革命”的公检法！十年磨难，总算目睹一场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因此我以为在这篇作为“序言”的文字中，万不可和作者论事。要论事，作者腹中所藏，本中所记，卷中所存，皆为十百倍于我。而就电影文学的惊险样式，或对社会治变题材的一般理解，则略可写上几点或可视为提高途径的浅见：

一是开放的国家观点。

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容不得有半点书卷气。本书中有几个电影剧本均涉及这个方面，无疑是必要的。不仅必要，而且我们有必要宣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电影自然不能例外。如今有一些电影，或曰“侦破”，或曰“地下斗争”，实则是在卖弄风情，或以“美男”对“美女”，或以“美女”对“美男”，

败坏党的声誉，暴露党的机密，形形色色，害莫大焉！“国家是要消亡的”。对。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当人类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私有制残余之后，国家也就失去了它的职能，自行消亡。但哪一年？谁也没有说过。不仅如此，在新的革命实践中，即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国家已经取得确定性的胜利之后，国家观念不是在消亡，而是在强化；不只是作为保卫国家的手段强化，而是作为国家观念的强化。沙皇进了坟墓，但沙皇的大俄罗斯帝国的幽灵直至若干体制，却还遊荡在乌拉尔山的东部、西部和南部。罗曼诺夫王朝的豚犬普烈热瓦夫斯基又再次作为新的银幕形象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很可以说明人类历史究竟是经历过数十万年的沉淀，谁拍着胸脯说共产主义将在我手中实现，换来的必然是一场不很愉快的结局。“左”是什么？不就是无视胃的功能、把一天或一月才能吃完的饭一顿吞下么？中国的反右，实际上是从反对“小脚婆娘”开始的。这一反，虽然是喜报频传，锣鼓喧天，颂词巨匾，络绎于途，缺点是既不能吃，又不能喝，即所谓“务虚名而受实祸”。江青其人自称是熟读《国家与革命》起家的，而害我国家与革命至深，徒为天下笑！

还有一些同志，以为国家观点就是把国家封闭起来，而无产者就是安贫若素。热炕头永远胜于暖气。空调、电褥子；牛车、小毛驴，也永远胜于三叉戟和七四七，老婆自然也就不致跟不三不四的人去跳舞以及如此等等。而这些，实在用不着我们共产党人去幻想，阎锡山早已幻想过并实行过了。把元宝溶化后灌进河边村的石头缝里，以保子孙不虞匮乏，连铁轨也拒绝采用“晋国”之外的制式，免遭邻国的入

侵。历史不已经证明这种“土拨鼠”主义彻底破产了么？我们以“小米加步枪”胜日本帝国主义；后来胜蒋介石，就已经不止于“小米加步枪”了。封闭的经济体系，开头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后来把它理论化，就走向了反面。还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描述，便已经形成世界市场，埃及的棉花进入英国市场，而英国把呢绒运往世界各地，今天的日本也仍然从世界各地输入原料，而把它的汽车、电气设备和纺织品等销售世界各地。东南亚有的城市国家没有农业，便连吃的东西也要进口，而国家的经济总产值却大于吃用消费。热心于关门，既无助于经济建设，也无助于智力发展，建设和管理一个现代化国家，是一门学问，我们至今还在吃以为能够建设一个革命根据地便能管理好一个国家的亏。对于我们一些靠强行军而得天下的人来说，开放体制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但它既为今日国家所必需，就得完善甚至改变我们某些国家观点。

以社会治安为内容的电影制作蓝图——剧本，不能无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而另立一种是非善恶标准。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而旅游者形形色色。我们是着眼于形形色色，还是着眼于以名山大川等不必投资或投资很少的“工业”，为国家提供建设所急需的外汇储备。这对社会治安工作者来说，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认识这个问题的锁钥就是开放的国家观点。

二是进步的社会观点。

社会观点的核心是阶级观点。许多年来，我们固有夸大阶级斗争的毛病，但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则是不能否认的。夸大阶级斗争这一点，经过一九五七年、五九年、六六年到

七六年，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为什么会有阶级斗争扩大化呢？看来我们是有点吃只睜一只眼睛的亏。以为既由无产阶级专政，对立面当然就是资产阶级，忘却还有一个封建的怪物，也应该睜开另一只眼睛瞧一瞧。列宁说的很对，一个国家的无产者不能因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就不去夺取政权。但实践证明，在夺取政权以后，新的统治阶级还有个思想、文化的——首先是经济的补课。否则会把封建落后的东西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一旦不幸而贴上这种标签，它的危害就更胜于封建阶级自身。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其实是讲得很清楚的，可惜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和警惕。

因此所谓社会观点，就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观点。我们维护的东西，既是有原则的，又是发展的。而且发展也应该视为原则。共产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世界体系而存在的，同时也是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封闭的体系，闭关锁国，后来还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仅变得越发可笑，而且越发荒谬了。共产主义不是宗教，而是科学。没有文化可以获得经验，但经验还不是科学。科学必须是能够作用于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似乎和这本书无关，但实际上是有关的。离开这些，单纯地指某人可靠，或某人不可靠，其本身就未必可靠。我们的社会治安有其严密的组织以及其他的有关手段，但它如果不是维护社会进步，它的作用就很可能适得其反。这里我想特别提到历史知识。我们在社会治安战线上的许多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甚至是动人至于感泣的。但可能还有人不明白民族团结在中国历史上



的地位，因而也就不大明白中国之有今日得来不易。“把反革命抓到羊群里去”（此话不通！）固出于反革命野心家康生之口，但是否由此引起普遍的警觉！？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到过司徒王允拒绝招降的教训，和后赵政权在平叛中意气用事的教训，其实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一句话，辛辛苦苦远不足以说明社会效果，只有辛辛苦苦加上智慧和远见，才是我们奋力以求的目标。

三是现代的电影观点。

电影观点说来话长，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一是深入的政治斗争既包括客体一方，也包括主体一方。只把客体一方加以渲染，却秘而不谈主体一方，便不真实。在不真实的基础上自圆其说，不但有违于事物的逻辑，也在认识上失去应有的价值。这类作品多半具有惊心动魄的剧场效果，却难于长留人们心中。游戏就是游戏，不要把游戏政治化；政治就是政治，也不要政治游戏化。事实证明：热衷于前者的人，往往也热衷于后者。孟子曾经批评过一种人，说他“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语言有些近乎夸张甚至荒诞，但却是很常见的事例。细想以往许多年，一言之失，一语之差，一文之误，甚至长辨短裙，红唇黑结，占据着我们的全部视野，而对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性的环节却一筹莫展。谓之政治，则是对政治的大不敬。

因此我以为着重描写政治题材的人，不能沉湎于情节结构，而必须超越它，着眼于题材的社会内容。作家不是法官，他的对象不是原告和被告，而是历史。不能也不打算对历史负责的作家，将与欺世盗名同罪。

二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还是要造就亿万对

共产主义事业具有无限向往，无限忠诚，并为它的最终实现付出自己的一切的人。情节既可以是曲折的，也可以是不很曲折的。尤其不可故弄玄虚，诬报军情，混淆视听。大事要写，小事也要写。对于一个作家，事无分大小，关键在于见地，在于他能否通过常见的事物有所发现。在以往的银幕形象中，固出现过一些成功的人物形象，但自视为英雄，或只由于通宵不眠，便在观众面前伸懒腰，打哈欠，还通过旁人的嘴，说一声“又是一个通宵！”这就反而降低了作品的格调。近看法国影片《女侦探》，我是很以为值得我们借鉴的。那个英雄不是唱着凯歌离开银幕，而是在权贵的压力下，拎起行囊走开。因此我盼望以社会治安题材为内容的影片，将有一天不叫“惊险片”，而名正言顺地称为“文艺片”，象《女侦探》一样，走出国界。我们正在努力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更需要秉公执法，不循私情的大智大勇者。他们也是保姆，是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的保姆，是一些为人类社会进步而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人。因此我认为社会治安题材的影片，不必过分着眼于案情。原原本本地去写案情，而忘却通过案情展示它更深一层的社会含义。案情便成为“公告”或“通报”甚至是“判决书”，作为电影，生命是极有限的。如果以为案情只是事情的末梢，而根须在隐秘的生活流量之中，则观众将能感受到银幕与生活的联结点，从而警惕自己或开扩其眼界，加深对置身其中的社会的认识。对待这样的电影文学剧本，演员应是第一流的，导演和摄影也应是第一流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

## 目 录

试论改善以社会治安为题材的电影文学途径

——序赵明电影剧本集《寂静的山林》…………… 钟惦棐

- 一 斩断魔爪…………… ( 1 )
- 二 寂静的山林…………… ( 56 )
- 三 南海的早晨…………… (152 )
- 四 美丽的伊犁河…………… ( 238 )
- 五 烈骨英风…………… ( 336 )
- 六 沈水滔滔…………… ( 484 )
  
- 跋…………… (581 )

## 斩断魔爪

(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在我国东北某地。

夜。一五二厂工厂门口，一个武装警卫持枪在值岗。由远处开来一辆汽车，一直驶入厂内。

周昌民工程师的工作室。室内一角摆着一套小沙发，另一角摆着一个写字台。沙发与写字台中间靠墙摆着一个小书架，格子里摆满了长长短短的洋装书。挨着写字台立着一只保险柜，上面摆着一组四架高射炮的模型。临窗摆着一只制图桌。门边墙角立着一只衣架，上面挂着一件风雨衣。正中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桌上小时钟指着十点多钟。

周工程师（四十多岁，细瘦的身材，穿着西服，戴着一副眼镜，一望而知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在灯下用心地在绘图。他隔一会抓过一张白纸片，写下一个公式，加以计算，隔一会又取过参考书来参阅，似乎觉得所绘图样不够理想，将台灯熄灭，走向书桌。

周拿过参考书到桌前细心研究。外面有人敲门。

周应声说：“请进！”

董厂长（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身量和周工程师不相上下，虽是穿着干部服，而举动行为却带出明显的军人风度）手里拿着文件，愉快地走了进来。周工程师站起身来，迎了上去。

周：“厂长同志。”

董：“我们的试验报告，上级已经批示回来了。”

周：（兴奋地）：“噢！”（接过董手中的文件来看，表面上象是不在意地，但内心却急切地想知道个究竟，并且透露出一种有着肯定结果的热望）

董：“要我们老哥俩负全责，就现有的基础，改建一个新厂，限六个月完成，出第一批产品。昌民同志，怎么样？担子可不轻啊！”

周（欲哭又笑的脸孔和颤动的双手，传出了抑止不住的内心的激动）：“任务怎么这么急啊？！”（就写字台边坐下。）

董厂长（一面坐下，一面对周工程师说）：“美帝国主义既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就说不定会把战火烧到我们头上来。为了迅速加强我们的空防力量，所以任务给的紧迫了一点。”

周：“人员呢？”

董：“我们可以想办法。”

周：“机器装备呢？”

董：“领导上答应给我们大力支持，问题就看我们如何按期完成任务了。”

周内心兴奋地重又拿起文件移至桌边椅上坐下。

董（笑着注视周的激动的面孔）：“怎么，昌民同志，

我看您很兴奋？”

周（激动地）：“我今天才算对国家有了点贡献！（回忆地）在抗战时期，我因痛恨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处滥炸，在雷达理论一出现的时候，我就设计成功了一种防空警戒雷达，拿给国民党官老爷一看，他说：‘中国人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往旁边一丢，连个试验机会都不给。我当时真是又气愤，又灰心。幸亏我这个老朋友他多方面鼓励我。”

（他边说边将立在桌上的照片拿起递给董看，这是周工程师和他老友潘致南二人的全身照片）“不然，我真是没有勇气再继续研究下去了。”

董：“你这个朋友是谁？”

周：“他叫潘致南，我的老同学，为人很正直，对机械特别有研究。”（接过董手中的照片，放回书桌上）

董（站起身来）：“他现在在哪儿？”

周：“在香港一家英商机械公司做点事情。哦！对了，他要是能回来，对于附属机件的改进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董：“他能来吗？”

周：“我写封信试试看。”

深夜。周吸着烟斗，在灯下写信。

周在写信封，信封上出现：“香港皇后大道爱默生公司  
潘致南先生 亲启”

## 二

风雨的夜。

香港。一间华丽的大办公室。美特头子派克立在写字台边的小桌前饮酒。外面有人敲门。

派克：“Come in!”

袁秘书，一个三十上下岁的青年，梳着光光的偏分头，上身穿着皮夹克，下身穿着笔挺的西服裤，手里拿了一封信，走了进来。

袁（走到派克办公桌前）：“邮电检查所送来一份材料，是由共产党中国发来的，发信人周昌民，据调查是一五二厂的工程师；收信人潘致南，皇后大道爱默生机械公司的工程师。”

派克：“你念一念！”

袁（读信）：“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的试验已经初步成功了，多年的志愿实现了，政府给了我所不敢梦想的荣誉……”（派克吸着雪茄在倾听）“今后几个月内，我将愉快地为改建新厂，筹划大批生产，而使用我的全副心力……我热诚地希望你能回到祖国来，和你的老朋友一起，为祖国做一番事业。”

派克（由袁秘书手中拿过信来，沉思地）：“试验成功？改建新厂？大批生产？一五二厂？……”

袁：“这是个军事工厂。”

派克：“Yes”（拿着信沉思了一会儿，走开。他走上几步，又决定地回身对袁）“Come in here! 把它照下相来，原信发走，叫四十八号来！”

袁：“Yes sir!”（走至派克身边，接过派克手中的信，转身退了出去）

派克仍在吸烟沉思。

香港。一条僻静的胡同中的一家门口。潘致南夫妇由院内送出一个青年来，这个青年叫潘家实，他是潘致南的侄儿。

潘致南：“家实，替我问周伯伯好！跟他说，不久我就要回国了！”

潘家实：“知道了。”

潘致南妻（关切地）：“东北冷，可要当心！”

潘家实（厚诚地）：“哦！”

潘致南：“快上车吧！”

潘家实应声与叔婶握了握手，转身跨进了停在一旁的汽车。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一个短衣打扮的小特务，立在一个大门侧在吸着香烟，暗中用贼眼注视着潘家实。当潘家实乘的小汽车由小特务面前开过去的时候，小特务急忙扔掉烟头，返身走去。小特务跑入一个电话室拨电话，电话室门玻璃上透出了“香港行”三个反字。

潘家实乘坐的小汽车沿着海边马路向下坡开去，向远处开去。

潘家实乘坐的小汽车由远处开来。掠过。又开向远处。在海滨马路一个转弯处，潘家实的小汽车被港警和美特拦阻住了。潘家实被叫下车来，被迫拿出了证件。美特查阅了证件后，将潘家实推上了另一辆汽车，押解而去。

香港美特机关内。



一张毕业证书上的潘家实的照片，在一转瞬间被换成了另一个青年——特务白秉忠的照片。

派克坐在写字台前，拿起毕业证书，交给立在他面前的白秉忠。

派克：“从今天起，你就是潘家实了。”

白秉忠：“是，派克先生。”（接过证件，放入衣袋内）

（化）一列客车掠过镜头，向远方疾驰而去。

### 三

市公安局，男女公安干部纷纷走入大门。

过道中，方凯与张处长并肩走来。

礼堂内，整齐地一排排地坐着男女公安干部，在听局长讲话。

局长：“同志们，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挑起了战争之后，紧跟着就开始了武装干涉。它的目的，不仅是侵占朝鲜，主要的锋芒是针对着中国。（张处长注意地在倾听着）因此，隐藏在我们国内的敌人，认为时机已经到来，纷纷露头，搞武装，搞破坏，搞暗杀，散布谣言，企图给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直接配合。（方凯聚精会神地在倾听着）而为了同样的目的，美国特务机关又派了大批特务，利用多种关系、多种方式，从国外向里打进来。

同志们，情势是严重的，为了完成保卫祖国的义务，我们必须百倍的提高警惕！要加强侦察，加强对工厂、矿山、铁路、桥梁这些要害地方的保卫工作！”